

# 在社会学与美学的交汇点上

## ——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妇女问题的独特视角

庄 锡 华

作者认为,妇女问题历来是政治家思想家及文学艺术家关注的重点。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妇女问题时采取了独特的视角,亦即将社会学与美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对妇女问题进行探讨,因而他们的成就不仅在同时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及文学艺术家的众多著作中大放异彩,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妇女研究同样具有强烈的指导作用,他们的独特的研究方法对我们的启示也是显而易见的。

作者:庄锡华,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妇女研究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研究了二位先哲的大量著作之后,笔者发现,他们常常将社会学观点与美学观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对同一个对象进行综合研究,妇女研究亦即如此,其视角之独特见解之精到每每令人拍案称绝。

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妇女问题时将社会学与美学观点高度凝聚在一起,这一研究取向表现在以下三个环节上。

首先,马克思是在批判反动统治者的精神禁锢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劳动的同时开始其美学研究的,就其实质而言,马克思反对文化专制、张扬个性自由和刨挖制造异化劳动的私有制的老根,均以人的解放尤其是包括妇女的解放为其终极追求。马克思说,“私有制不能把粗陋的需要变为人的需要”,与粗陋的需要相适应的感觉由于缺乏审美属性,只具有有限的意义。他认为,“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sup>①</sup>并指出,人的审美感觉的解放不仅与人的全面解放同步,而且将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因为工人的解放包含全人类的解放”。<sup>②</sup>很显然,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解放同时也是审美感觉、审美能力的解放;反过来也一样,创造具有丰富的、全面和深刻的审美感觉的新人也必然是人的解放的一种重要标志。因此,人的解放不仅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解放,同时又是美学意义上的解放。而马克思也正是在社会学与美学的视界叠合中考察社会人口的一半——妇女的解放问题的。对马恩思想的实际考察可以发现,他们对遭受更大的奴役的不幸的妇女有着更深一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4页。

②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1页。

层的同情。马恩认为，妇女遭受的奴役要甚于男子。由于滥用妇女的生物机能，这种奴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日益增强的趋势，生儿育女不仅被当作妇女的自然职能，而且也当成是妇女的“本性”的实现。这样，在家庭结构内，妇女只是一个性伴侣（妻子），并承担性生活的一切后果（生儿育女）；在家庭结构之外，妇女更失落为一种玩物，是资产阶级在婚姻关系中尚未得到满足的性欲发泄的工具，即他们所标榜的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必要补充。就马恩有关妇女问题的著述看，他们已深刻认识到妇女解放不仅是一种政治革命，而且也是对千百年来虐杀妇女的文化传统的反叛。因此，妇女解放的任务远比男子的解放来得彻底，它所引发的社会革命也要比后者来得深刻。笔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是现代妇女运动的先驱，而且在思想的深刻程度上，也是现代西方女权运动难以望其项背的。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学研究和美学研究都是对人的社会关系的研究，而在所有人的社会关系中，马恩又特别关心男女关系。马克思指出：“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并认为，男女之间的关系的性质“表明人的自然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行为，或者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来说成了自然的本质。”<sup>①</sup>因此毫不奇怪，在社会学理论视野中，妇女解放成为马恩研究的重点。同样的，对人的审美关系的理论审视，也执拗地将妇女问题推入马克思恩格斯的美学视野。马恩认为，人与世界的审美关系，不仅包含人对物质生活过程的审美，也包括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审美，即在审美关系上的自审。马克思指出，人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具有“积极的自我意识”，即人“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人的自我意识是十分丰富的，其中也包含了对自身的审美意识，以充满自豪的审美情感打量自己。在艺术史上，在对女性的生动直观和艺术掌握方面可说是代有俊才，佳作迭出。古代希腊、罗马的雕塑不光表现了强健的感性人本，而且还着力凸现人的精神上的富足，维纳斯的恬静、优雅强烈地表现出了人对理想化的女性的审美意识；近代芭蕾舞中曲线分明，绵延着生命活力的舞姿，洋溢着高雅的审美情趣。另一方面，扭曲了的男女关系——妇女的屈辱生活和对妇女的经常的鄙视，也以异化的形式反映在对妇女的审美关系上和艺术史中。如果说妇女作为悲剧的主人公尚且表现了作者对女性的良心未泯的怜悯，那么，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妇女作为刺激情欲的尤物，便十足地反映了人在对待自己的同类方面的无限的倒退，而这种倒退完全是现实的审美关系的反映。由此可见，马恩把妇女问题置于审美关系中进行解剖的目的十分清楚，是要通过男女关系的非人性质的揭示，引起人们对建立新型男女关系的注意。这也正是马恩对妇女问题的社会学研究所要达到的目的。

再次，人自身的再生产，即种的蕃衍及与此相关的婚姻家庭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点，这一问题在美学研究中则演变为“按照美的规律的建造”这样一个重要的美学论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的生产与再生产也应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对人的生产与再生产的重视与关注，促使恩格斯在耄耋之年仍以顽强的毅力根据马克思的有关提示和摩尔根对古代社会的考古研究所挖掘出来的大量材料研究了人的生产的历史，分析婚姻家庭关系演变对人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影响，描述人在自身生产方面由自发到自觉、由蒙昧经野蛮到文明的发展线索，并勾画了未来社会婚姻家庭关系及人的生产的发展前景——即实现人的生产的优化和美化。对人的生产与再生产的研究必然要触及到这一生产的重要一方——妇女。恩格

<sup>①</sup>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19页。

斯认为：“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sup>①</sup>因此可以说，妇女在种的生产过程中的奴隶地位是马恩思考妇女问题的历史出发点，而这样的生产，在马恩看来是丑陋的、无美可言的。不仅如此，马恩还从种的生产中男女间的不平等关系发现了阶级关系的对立。恩格斯说：“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sup>②</sup>因此，掀翻现存的男女对抗的关系，既是实现男女平等和人的生产优化和美化的必要步骤，也是消灭阶级压迫的必由之路。

## 二

从以上对马恩思考妇女问题的方法的一般介绍可知，马恩是在妇女解放和人的审美本质力量解放的视界叠合中发现并探索妇女问题的。他们敏锐地注意到妇女的解放将极大地提高人的整体素质，特别是人的审美感知、体验和创造能力，从而向人类创造历史的总体合力注入新的活力。

马恩认为，妇女解放关键在妇女自身的觉悟，只有妇女起来坚决抗争，这一解放才能实现。这一认识正是马恩超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地方。空想社会主义者尽管尖锐地批判了两性关系的资产阶级形式，真实地反映了妇女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却把解放的希望寄托于整个社会的良心发现。而马克思则认为，祈求恩赐纯属徒劳，实现妇女解放的主要力量是妇女自己，只有在妇女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并起来革命时，这种解放才是可能的。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任何一个存在物只有当它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时候，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而且只有当它依靠自己而存在的时候，它才是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靠别人恩典为生的人，把自己看成一个从属的存在物。”<sup>③</sup>马克思的这段论述，虽不尽指妇女，但在所有遭受奴役、人格失落的人中，妇女承受的折磨尤甚，因此，它对妇女走向涅槃具有更现实的意义。只有当妇女认识到自己的附庸地位是别人强加在她们头上时，在她们中间才会爆发自觉的反抗。

马克思恩格斯相信妇女是自身解放的主力军，但也清醒地认识到，在偷吃禁果的原罪意识和男权制文化传统的熏染下，这一潜在的反抗力量还处于未被开发的状态。在下层，是普遍的贫困与愚昧；在上层，则又弥漫着另一种精神病态。优渥的生活并没有给贵妇人们带来精神升华的福音，甚至她们自己也意识到她们之能养尊处优，只是因为她们可以充当上流社会社交的花瓶和资产阶级床第间泄欲的工具。但是精神病态和文化传统却使他们安于这种实质上同样是奴隶的地位。正如巴尔扎克在他的《人间喜剧》中所描写的，她们在空虚无聊中打发日子，许多人是靠“三D”——dress、disease、domestic（时髦衣服、生病和仆人）来证明自己作为贵妇人的存在的。她们甘愿充任男人的玩物，她们之所以要用时髦服装来修饰自己，全然不是出于什么高雅的审美情趣，而是为了消磨无聊的日子和取悦于她们的丈夫和情人，借以巩固自己的奴隶地位。至于她们背着自己的丈夫与别人调情，也是以巩固自己的奴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2页。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9页。

隶地位为目的。恩格斯说：“他（指巴尔扎克）描写了贵妇人（她们对丈夫的不忠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这和她们在婚姻上听人摆布的方式是完全相适应的）怎样让位给专为金钱或衣着而不忠于丈夫的资产阶级妇女。”<sup>①</sup>

正是基于对上述状况的认识，马恩为唤起妇女做了许多工作，并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责任感探索妇女的解放道路。

马克思认为，妇女所受的压迫是双重的，因此，她们面临的斗争也必是艰巨的。从前面所引述的《手稿》中的那段话里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妇女的奴役地位是同她们在经济生活中扮演一个旁观者角色分不开的。妇女被排挤在物质资料的生产之外，她需要依靠别人来维持生活，这样，她便必然仰人鼻息、视人脸色行事。从美学意义上看，妇女被排除在生产实践之外，她也就无法参与按照美的规律的建造，并将在屈辱的生活中消泯其审美感知的能力。马克思的这一发现在40年后被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再一次加以证实和肯定，他说：“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末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sup>②</sup>然而，马恩的认识没有就此止步，他们很早就意识到，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依靠别人维持生活的不仅是妇女，实际参加生产过程的男性工人，仿佛也只有依附于资本和资本家时，才能够生活。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不仅无美可言，而且还使参加劳动的工人变得畸形。因此，如果说男性工人也有一个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的问题的话，那么，遭受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男权制的双重压迫的妇女，又如何能指望仅仅通过生产劳动即能为自己赢得独立做人的地位呢？马克思的认识很明确，对于妇女来说，只有同时对男权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两个方面的压迫力量展开坚决的抗争，妇女才能取得社会平等，自由地参与按照美的规律的建造，妇女的审美感觉和审美创造能力才能在新的社会中，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

妇女的解放的关键是妇女自身，但妇女解放作为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任务艰巨，妇女在争取自身的解放的斗争中迫切需要来自男性世界的正义的声援。在这里，马恩不仅对千百年来整个男性世界对女性的压迫提出了道德的谴责，并且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以妇女在经济上获得独立和政治上获得平等为前提的。在社会学与美学的视野交汇处，马恩则特别强调要对女性美进行合乎理性的开发。由于马克思把美看作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同义语，因此女性美的合理开发也就包含了对女性的智力与才能的开发和重新确定女性在社会生活的地位的内容。这样，女性美的合理开发就不只具有美学意义，而且一定会包含社会学的意义。这一开发是与旧世界的性歧视、性凌辱绝然对立的。在这种开发中，女性美的全部丰富性不仅能得到充分的展示，并且将为在更高的层次上的重建与发展铺平道路。

在对女性美的合理开发方面，马恩特别强调对女性美的审美感知的情感升华，即强调要超越对女性美的占有与拥有的本能冲动，才能领略女性美的全部丰富性。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论述人对自然（包括物质生活过程）的审美性质时，特别强调审美感知是一种超越了拥有、占有的实利需要的感觉，认为“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只具有有限的意义”，认为

①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3页。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8页。

审美只有摆脱了狭隘的实利需要，才能从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本身领悟人的精神的富足和君临自然的自豪，并在自己的创造活动的凝结物中看到自己的力量和希望，进而转化为热爱生活积极创造的精神感受。马克思对物的审美感知的上述界定，在我看来，完全适用于对人自身的审美观照。例如，在对女性美的审美中，如果仅仅为了寻找感官刺激，把女性当作人尽可夫的尤物，当作“共同淫乐的牺牲品和婢女”不仅不能得到审美的提升，还充分暴露了“人在对待自身方面的无限的退化”。

马克思对女性美合理开发的这一阐发，不仅抓住了千百年来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对妇女的压迫与奴役，而且也揭露了他们视女性为尤物的病态的审美趣味。如果说在封建社会，对女性的奴役与压迫更多地表现于家庭关系中的话，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则将这种奴役与压迫延伸到了经济生活过程，机器的使用，使妇女劳动力进入了物质生产过程，因此，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而机器采用便无情地“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sup>①</sup>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恩格斯以充满义愤的笔触描述了劳动妇女被迫过着人性泯灭、道德沦丧的悲惨生活。在审美意义上，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总是一方面恣意玩弄蹂躏女性，一方面又将女人视为亡国灭身的祸水。在当今的大众传播中，妇女最好的角色是做情人、妖妇或妻子。洛伊斯·班纳说：“50年代的女电影明星要么是可爱天真的和没有个性的，如戴比·雷诺兹和多丽斯·戴，要么则表现出一种由天真和挑逗性的性感的复杂的混合，如玛丽莲·梦露。到50年代中期，电视开始把它的光波射入无数的美国家庭，它把妇女描绘成一个要么是性感的尤物，要么就是一个满足于家务和天伦之乐的人，而且往往是轻浮和不负责任的。”<sup>②</sup>由此可见，到20世纪，女明星仍没能越出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赚钱的工具”的命运，她们仍然不过是制片商的掌中玩物而已。

近二三十年来，西方精神文化中出现了许多令人眩目和困惑的事态发展，各种思潮流派各领数口风骚，而反理性、反艺术、宗教意识成为其中十分突出的社会病态。艺术审美也自然会受到种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于是，圣洁的女性形象遭受更加变本加厉的糟蹋。在艺术中，在继续炫耀女性性特征，以迎合部分观众的性饥渴，或刺激出更多的情欲之外，对女性美的亵渎与丑化已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艺术现象。例如在英国画家培根、弗洛伊德（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孙子）手下，美丽的姑娘经过画家的“艺术加工”，变成了令人作呕的魔鬼。此风日盛，即便是毕加索那样的艺术大师也不免受到蛊惑。也许是出于对一位艺术大师的敬畏，人们提到毕加索时只讲他的《格尔尼卡》，只讲其反对法西斯暴政的积极态度，而对他以粗俗的笔法画性交，画女性生殖器的畸形病态的审美趣味不置一词，讳莫如深。病态的审美取向是西方世界社会病态的反映，它再一次证明了西方社会在男女关系问题上的惊人的倒退。社会的和平发展，物质财富的巨大积累，并没有给西方社会提供精神升华的机会，恰恰相反，精神世界的倒退的趋势正在加剧。

需要指出的是，马恩认为对自然审美的规定在其基本方面适用于对女性的审美感知，但女性美的审美感知毕竟有着同物的审美属性的感知的不同特点——女性美不排除它的性别特

① 《资本论》第1卷，第707页，第708页。

② 《现代美国妇女》第224页，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

征的自然基础，因此，它的审美属性中也有大量性信号的粘附，对鉴赏者自然会产生某种心理与生理的反作用。而这个问题同时也是马恩社会学理论所要研究的课题。马恩反对基督教禁欲主义，因此，他们对女性身上所显示的健康性感是持肯定态度的。他们认为，这种健康的性感大大增加了生活的情趣，是实现精神升华、领略全部女性美的基础，它同将女性当作玩物，寻求刺激的心态毫无共通之处。例如，恩格斯便曾大胆地肯定德国诗人维尔特对女性美的刻划，说他最擅长于“表现自然的、健康的肉感和肉欲”。<sup>①</sup>

在对女性美的合理开发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关注人的爱情生活以及与爱情生活相关的人的生产问题。从大量的论述中，我们发现在这二位先哲眼里，爱与美是紧密相联的，爱只有达到美的高度才是合乎人性的，真正能给当事者带来幸福，才能在人的生产方面实现一个质的飞跃，即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建造。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讲：“不言而喻，体态的美丽、亲密的交往、融洽的旨趣等等，曾经引起异性间的性交的欲望。”在他们看来，这种由美激发的爱，将是未来社会所追求的理想的家庭关系的基

础，归纳起来，马恩在这一问题上主要表达了以下两个重要观点：

第一，尊重女性的自决权，尊重她们的爱与不爱的权利。马克思说：“如果你在恋爱，但没有引起对方的反应，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爱作为爱没有引起对方的爱，如果你作为恋爱者通过你的生命表现没有使你成为被爱的人，那么你的爱就是无力的，就是不幸。”<sup>②</sup> 马克思认为，没有成为被爱的人，应该承认自己的爱的乏力，接受不幸的事实；而不能强迫别人接受你的爱和爱你，从而制造新的更大的不幸。根据马克思的剖析，人类生命活动只有在体现了人的自觉意识和拥有某种程度的行动自由时，它才是美好的，才能作为审美对象加以欣赏。这一点也是马克思思考人类特有的爱情生活的原则，而这一原则又是符合他们的美学理想的。但是，当马克思以此来观察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史时，他看到的是无数令人沮丧的事实，违背妇女愿望的婚姻比比皆是，而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便是制造爱情悲剧的元凶。正是因为如此，马克思充满义愤地写道：“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在这一生活领域中，资产阶级依仗金钱力量的支持，照常可以为所欲为，畅行无阻，“我是丑的，但是我能给我买到最美的女人”。<sup>③</sup>

马克思对那种强迫婚姻提出了道德的谴责，恩格斯也认为：“再也没有比认为不以相互性爱和夫妻真正自由同意为基础的任何婚姻都是不道德的那种观念更加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了。”<sup>④</sup> 因此，他们坚决主张维护妇女在爱情婚姻方面的自决权，特别是要尊重他们的爱与不爱的权利。我们知道，在男子占优势的社会中，女性的正当的性爱要求不仅经常遭干涉，甚至被视为不贞不洁的象征。因此，在性爱关系中，女子扮演的只能是消极、被动、顺从的角色，而资产阶级在两性关系上却可以恣意妄为，使其蜕变为赤裸裸的买卖关系。在聆听马恩对现存爱情婚姻关系的描述时，我们总是能感觉到它所包藏的灼人的义愤。马恩对妇女问题的美学观照常中于对资产阶级正义的控诉。正是在这严正的社会批判中，马恩为我们描述了未来社会理想的婚姻关系的轮廓，它的核心就是婚姻应以互爱为前提。

第二，强调性行为只有遵从人类丰厚的文化积累所指示的方向，或融入人类理性的历史

① 恩格斯：《格奥尔格·维尔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9页。

②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55页。

③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52页。

④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6页。

积淀和高尚的情感时，才超越了动物的自然机能，在此框架内，人类生命活动便获得了按照美的规律建造的性质。马恩认为，性行为之超越自然机能是与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相联系的，唯有在爱情基础上的性交才是美的，而具有这一特征的性生活创造的新生命也是按照美的规律的建造。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完全符合现代优生学的观点——人的生产不仅要符合自然进化的规律运作，同时也应在理性调节与整合中进行。

### 三

马克思恩格斯对妇女问题的研究，堪称是通过社会学、美学研究方法不断转换与叠合，实现研究优化的成功的尝试。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妇女问题进行研究时，看到了妇女问题的性别构成，承认这是构成一切妇女问题的自然基础。但他们并没有在这里止步，而是以理论家的敏锐去探索妇女问题的历史与现状，指出，自然性别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才会发展成对抗性质的矛盾，才会形成整个社会对妇女的奴役。资产阶级学者也曾以浓厚的兴趣来研究妇女问题，但他们囿于阶级偏见，不可能也不愿意去探讨妇女问题的社会特征，因为这样的探讨，将揭示出整个社会机制的全面的合理性和腐朽性。而排除构成妇女的这一主要和重要方面之后，资产阶级学者还能干什么呢？在马恩生活的年代，德国资产阶级学者海尔曼·巴尔便是这一方面的代表。巴尔从生物学观点出发，认为妇女问题首先是性的问题而不是社会问题。针对这种观点，恩格斯尖锐地指出：“妇女的皮肤是历史的发展”，“妇女的头发是历史的发展”，“如果把她身上一切历史形成的东西同皮肤和头发一起统统去掉，‘在我们面前呈现的原来的妇女’还剩下什么东西呢？干脆地说，这就是雌的类人猿。”<sup>①</sup>在上引《致保尔·恩斯特》的信中，恩格斯特别强调妇女问题也同研究其它社会问题一样，首先必须研究它所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其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然后从中找出相应的结论。马恩对妇女的美学研究也同样遵循了这一研究方法。他们不仅研究了妇女问题的现实，并且历史地追溯了这一问题的过去，指出，对妇女的健康的合乎理性的审美在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就不存在了，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将包含审美属性的男女关系变成赤裸裸的商品关系。我认为，正是在社会学观点与美学观点的交汇处，马克思恩格斯有不少独到的发现，而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也以其独特的理论视野显示了自己的下述特色。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对妇女问题的社会学、美学研究，成为他们声讨资本主义虐杀妇女罪恶的檄文和张扬妇女解放的公开的宣言。如前所述，马恩对妇女问题的美学研究揭露了资产阶级对妇女的残酷压迫，并指出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人对自己的审美是畸形的。首先，它将占人口一半的妇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排除在人对自身的审美范围之外。固然女性形象也经常出现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艺术舞台上，资产阶级也以满有兴趣的眼光打量着衣着时髦、脸蛋漂亮的妇女，但是，正如前述，妇女形象之所以能吸引资产者的眼光，是因为妇女是他们的猎物，资产阶级能在这个猎获物身上感到自己所拥有的奴役人的力量，并在对这个猎获物的占有与拥有中获得畸形的感官满足。但是，马克思认为，占有与拥有及与之关联的感官上的满足同审美感知不仅风马牛不相及，还表明了资产阶级自身的堕落与腐朽，表明资产阶级在

<sup>①</sup> 恩格斯：《致保·恩斯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12页。

对待自己的同类时所持的是一种彻底异化了的非人的眼光。诚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所说：“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但是，“在我们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以阶级对立和阶级统治为基础的社会里，同他人交往时表现纯粹人类感情的可能性，今天已经被破坏得差不多了。”<sup>①</sup>这样，马克思恩格斯便在妇女问题的社会学美学研究中发现了阶级压迫制度的不合理性、腐朽性，得出了他们在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得出的相同的结论，即“私有制不能把粗陋的需要转变为人的需要”，私有制不能使性欲的自然需要转变为人的审美情感的升华。这样，马克思恩格斯便在对妇女所遭受的双重的压迫与奴役的思考中提出了消灭阶级压迫制度和从根本上铲除对妇女的奴役机制的历史任务，对妇女问题的研究便在它的终极目的上同马恩的全部理论活动和一生奋斗的根本追求联系起来。其次，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所维护的对女性的奴役机制极大地摧残着女性的审美创造能力和感知能力。在这经济剥削和性别歧视的双重压迫之下，女性被排除在历史创造活动之外。“女人无才便是德”如同历史幽灵一般，作祟于中西文化传统之中，成为扼杀、抑制女性人才的巨大的历史惰性力量。在这种文化氛围之中，按照美的规律建造对妇女来说不啻是天方夜谭，妇女的才智、审美创造能力不能得到合理的开发，潜在的、可能的艺术审美力量不能转化为充满活力的现实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即便还保留其某些审美鉴赏力，这种审美鉴赏力也已受到金钱的污染，处于自在的或畸形的发展状态中。例如，妇女自身的装饰，变成了博得男子欢心和巩固自己的奴隶地位的手段。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消灭不仅将使被禁锢的艺术创造能力汇入按照美的规律建造的历史合力，而且也将为妇女争得自主独立的社会地位，妇女不再依靠别人生活，不再是“从属的存在物”，妇女的自我意识，其中包括审美意识必将大大增强。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对妇女问题的研究反映了两位革命家致力于塑造新人的急切心理。既然马克思认为把妇女看作是共同淫乐的牺牲品和婢女，表现了人在对待自身方面的无限的退化，那么同理，与此相对的以男女平等为基础的男女关系，便不只是妇女的解放，整个人类都将在新的精神境界中重铸。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的观点得到了恩格斯的无保留的认同。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明确肯定“在任何社会形式中，妇女的解放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从艺术审美层面看，共产主义制度将消除对女性美的暴力开发，而代之以符合美的规律的开发。这种开发一定会使女性美得到更加丰富的展开，并使性爱向审美提升。这样，与之联系的人的生产也必然具有美的创造的特性。当然，妇女解放的最大和最直接的得益者还是妇女，随着做人地位的恢复，社会将为妇女的自觉创造和自由发展提供条件，全面参与社会生活过程的妇女，将以其细腻、敏感的独特眼光，开拓艺术创造的新生面，使在男性统治的世界里长期受到冷落的审美对象历史地进入人类的审美视野，而女性的审美能力和艺术创造能力也将在自由的社会氛围和审美实践中得到锻炼与提高。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人类自身发展的前景蓝图！两位哲人所瞩望者远，所挟持者殷，庄严地宣告，在告别了屈辱与苦难之后，历经劫难的夏娃必将获得辉煌的重生！

责任编辑：王 颖

<sup>①</sup>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9页，第231页。